

唐君毅全集卷二十九

先著年

人述

著年

述表譜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唐君毅全集 卷二十九

先著集  
人述著集  
述表譜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年譜・著述年表・先人著述／唐君毅全集編委會

.--校訂版.--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民79

28, 538面；21公分.--（唐君毅全集；29）

ISBN 957-15-0107-7 (精裝).--ISBN

957-15-0108-5 (平裝)

1. 唐君毅一年表

782, 986

唐君毅全集 卷二十九

年譜・著述年表・先人著述

全一冊

編著者：唐君毅全集編委會  
出 版：臺灣學生書局  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  
發行人：丁

FAX 話：郵政劃撥帳號  
六六〇三三〇二四一九八八號  
六六〇三三〇二四一九八八號  
六六〇三三〇二四一九八八號  
六六〇三三〇二四一九八八號

記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八號  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100號

印 刷 所：永裕印刷廠

地 址：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 
電 話：三〇六八〇一六八號  
四四六四四六號

香 港 總 經 銷：藝文圖書公司  
地 址：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千號地下七後  
電 話：三八〇五八〇七

定價 精裝 平裝 新臺幣四三八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全集校訂版

78238

究必印翻。有所權版

ISBN 957-15-0107-7 (精裝)

ISBN 957-15-0108-5 (平裝)

目 錄

年譜 ······ 一一二四三

著述年表 ······ 一一七一

先人著述 ······ 一一二二四

目 錄

年

譜

日記

十一

# 唐君毅先生年譜

唐端正編撰

民國前三年（公元一九〇九年）一歲

先生諱君毅，學名毅伯，生於清光緒三十四年（戊申）十二月二十六日（公元一九〇九年一月十七日。）若依舊曆算法，先生自出生至戊申年終爲一歲，只有五天。若依新曆算法，先生自出生至一九〇九年終爲一歲，較接近一歲之實足年齡。且有關先生之史料，亦多以實足年齡計算，故本年譜所述先生之年歲，均依新曆。

先生生於四川宜賓縣柏溪之老家，距金沙江只有數十丈，出門便可遙望江水，對江是綿亘的山，有「東去江聲流汨汨，南來山色莽蒼蒼」之勝。

先生祖籍廣東五華。六世祖以歲荒移川，由糖工起家。後於金沙江畔購地產業農，遂爲四川宜賓縣人。先生之祖父樹寅公，始就塾讀書，未冠而歿。

太老師廸風公，名娘，初字鐵風，晚易爲廸風，別字淵嘿，乃遺腹子，生於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夏五月十七日，無兄弟姐妹。其母盧氏，苦節一生，因樹寅公於正月十五去世，故每年元宵，

民國前三年（公元一九〇九年）一歲

必鬱鬱不歡。廸風公每憶及之，常自悲泣。年十八應童子試，爲鄉中末科秀才，性剛直，不爲不義屈，不爲權勢移，長身美髯，望之有如俠士。民國元年，年二十六，聘爲國民公報主筆。時民國初建，黨人文士多趨炎附勢，廸風公憤而有「武士頭顱文士筆，競紛紛化作侯門狗」之句。終生不仕，惟思以正道易天下。初與儒學不相契，曾出題命學生歷舉孔子之失。及民國九年，其母逝世，萬念俱灰，乃反其本而求於先聖賢之書，遂歸於儒。民國十四年，往南京支那內學院問學於歐陽竟無先生，請曰：「弟子不願學佛，願學儒。」歐陽大師不以爲忤。十六年返成都，所講者仍爲儒學。吳芳吉先生推爲蜀中學問之正。彭雲生先生謂其學直截透闢近象山，艱苦實踐近二曲。從事蜀中教育，先後十五年，曾任川北江油省立第二中學、成都省立第一中學、成都省立第一師範、重慶聯中、省立第二女師、南充中學、華西大學、成都大學、四川大學等教席。後更與彭雲生、吳芳吉、蒙文通、劉鑑泉諸先生創辦敬業學院，廸風公被推爲院長。民國二十年辛未夏五月十日，染時疫，卒於鄉，享年四十五歲。夏斧私輓之曰：「無錢買米，有錢買書。」著有諸子論釋、志學謾聞、廣新方言、治學日記、語錄、詩集、文集等，惟皆毀於內亂，傳世者惟有孟子大義一書。其書要在辨義利，道性善，息邪說，正人倫政教。有子女五人，先生居長，二女至中，三女德叔，早逝，四女恂季，五子慈幼，六女寧孺。

太師母陳太夫人，諱大任，字卓仙，在清光緒十三年丁亥二月十二日生於四川宜賓竇壩鄉，

歿於甲辰正月十四日蘇州旅寓，享壽七十七歲。曾就讀於其父陳勉之公任教之成都第一女子師範前身之淑行女校。婚後除曾任教於簡陽簡易女子師範及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數年外，皆盡勞瘁於養育子女五人，甘苦食淡，處之泰然。有句云：「今年更比去年窮，零米升升過一冬。」又云：「自碧麥麵和麸食，清煮鮮蔬入碗香。」著有思復堂遺詩，除哀悼親人，懷念兄弟及兒孫媳婿之作外，亦寫卽事而有之閒情佳趣，及山川風物之思，家國世道之感。以純摯之情，寄於真樸之筆。平生課子甚嚴，歐陽竟無先生比之孟母，推爲蜀中奇女子。

先生半歲時，廸風公及陳太夫人乘木船去成都，某次停船，陳太夫人失足墮水，先生在抱，幸皆得救、無恙。其時，由於太師母在淑行女校讀書，例須寄宿，非星期六，不得返家，故每日先生均由家中老僕抱至校中門房就乳兩次。

### 民國前二年（公元一九一〇年） 兩歲

先生幼年讀書，皆由母教，兩歲卽教以識字。

### 民國前一年（公元一九一一年） 三歲

陳太夫人在「爲長子毅五旬生日作」一詩中，憶述先生三歲時事，有「三歲免懷，忘其美  
民國前一年（公元一九一〇年） 兩歲

醜，喜弄文墨，凡百好求，趨庭問字，意義必究，慇懃孜孜，恐落人後」之語。

民國元年（公元一九一二年）四歲

民國二年（公元一九一三年）五歲

是年春，陳太夫人在簡陽女子簡易師範擔任教務主任，並教課三十小時以上，無暇照顧孩子，先生乃隨廸風公留成都，住錦江街。時先生之祖母盧氏雖在世，因不慣久住成都，常往來於宜賓、成都間，故平時家中，僅得廸風公與先生二人，先生每於下午獨坐寬敞而寂靜之堂屋之門檻上，等候廸風公教學歸來，在孤獨寂寞之中，常喜沈思冥想。先生自小敏感，每到黃昏，或天色陰暗，即皺眉扁咀，狀若欲哭。念及天不知有多大，即為之震駭。稚小之心靈，恒對宇宙有一蒼茫之感。

暑假將至，先生隨廸風公往簡陽接陳太夫人。一日，先生被大羣學生包圍，考問運算加減乘除之算術題，先生應答如流，引得眾人嘻哈大笑。先生之外祖父常對親戚指先生而言曰：「此孫比他孫為聰明。」陳太夫人則常告誡先生曰：「鍋蓋揭早了，飯就燒不熟了。」以此，先生雖常受親戚及父執稱讚，仍無驕傲之色。

民國三年（公元一九一四年）六歲

迪風公始以老子一書教先生。

民國四年（公元一九一五年）七歲

迪風公爲先生講一小說，謂地球一日將毀，日光漸淡，唯餘一人與一大相伴，先生卽念之不忘。嘗見天雨後，地面因太陽蒸曬而爆裂，卽憂慮地球將壞，世界將毀。時章太炎新編白話文教育經，內容有文字學與諸子學，由於迪風公最佩服章太炎，故於是時卽囑先生讀此書。

民國五年（公元一九一六年）八歲

迪風公主民公報筆政，先生隨家住成都報社。一日，家人皆改服新衣，如和尚袍，而袖略小。蓋迪風公欲復明代衣冠，乃舉家爲倡。

民國六年（公元一九一七年）九歲

迪風公於先生十歲前，不教先生讀儒家典籍，只教以老子、唐詩、司空圖詩品，又命背誦說文解字，先生甚苦之。

民國三年（公元一九一四年）六歲

民國七年（公元一九一八年）十歲

民國八年（公元一九一九年）十一歲

先生於是年春入成都省立第一師範附小高小，寄宿校中，每星期一第一堂爲修身，由省立第一師範校長祝屺懷先生親自執教，國文則由蕭中侖先生執教。蕭先生白髮飄然，超凡脫俗，望之如神仙中人，人稱之爲蕭神仙。精醫術，先生曾請其爲陳太夫人治副傷寒。時蕭先生以莊子逍遙遊與養生主爲教材，先生甚感興趣。在懷鄉記中，先生自謂「後來學哲學，亦許正源於此。」

先生在讀小學時，家在成都，成都南門外有崇祀諸葛武侯之武侯祠，西門外有崇祀杜甫之杜甫草堂，東門外有紀念唐代女詩人薛濤之薛濤井及送別之望江樓，北門外有佛寺昭覺寺，城外西南有道觀二仙菴、青羊宮。城中有縣立文廟、省立文廟、及關岳廟。迪風公每帶先生至此等古跡遊覽，爲先生講述此等人物故事，並講解寺廟中之對聯及碑碣意義。此等教育，對先生之一生，影響極大。先生對中國文化之尊崇，實植根於此。先生在讀大學五六年中，誤受西方稗販而來之思潮所影響，但不久即能回頭，加以評判。其後三四十年，花在讀西方典籍之時間精力，雖在一半以上，然在先生心中之比重，則只佔十分之三，故常自慶幸不失爲一個中國人。並自言此皆家庭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之功。故其後在中國南北各地，足跡所至，必到名勝古跡、廟宇祠堂參看，自言在徘徊瞻顧之中，遙念古人，環顧當世，卽能啟發無盡之思想智慧。

民國九年（公元一九二〇年）十二歲

祖母盧氏逝世。

時先生讀神怪小說後，夢寐充滿神怪，並欲自作一小說，另造許多神怪，與之相比。又迪風公嘗謂先生有哲學思想，當時先生固不知哲學爲何物也。

民國十年（公元一九二一年）十三歲

迪風公與彭雲生、蒙文通、楊叔明諸先生同應重慶聯合中學之聘。時重慶聯中校長爲熊渾（字禹治），而蒙、楊諸氏皆出清末經師廖平所辦之成都國學院，可謂人才薈萃。先生於是年秋考入聯中，而聯中亦成爲先生學哲學之發源地。聯中在重慶兩路口駱家花園，爲川東書院舊址，禮堂上尚有大成至聖孔子先師神位。其時兩路口純是一片鄉村景象，學校之後，有山名鵝項頸，可左瞰長江，右瞰嘉陵江，直上卽浮圖關，夕陽古道，秋風禾黍，易使人發思古之幽情。

聯中第一年之國文，由迪風公講授，以孔、孟、老、莊之文爲教材，以誘發學生對諸子書之興趣。先生在同班中年齡最小，而各科成績皆優異。時劉泗英先生爲講時事，先生常起立問難，講者每爲之語塞。迪風公聞之，加以訓斥，劉先生則嘉其年少有思致，不以爲忤。

先生在十二歲半前，均在成都，自考入重慶聯中後，乃隨家住兩路口江濱大溪溝四年。一

民國九年（公元一九二〇年）十二歲

日，有軍隊欲強佔其家，先生與之爭論，爲士兵刦持，陳太夫人忽至，直牽先生而去，諸兵士皆愕然。

### 民國十一年（公元一九二二年）十四歲

先生在聯中之第二年，由蒙文通先生授國文，並以宋明儒學爲教材。迪風公購孫夏峰理學宗傳一書，供先生自學。一日，讀陸象山於十餘歲時，悟宇宙卽吾心之理，驀然生一悱惻之感，不能自己。又迪風公嘗爲誦孟子去齊一段，先生亦深爲感動，至於涕泣。天雨水漲，寓所階石爲水所沒，先生嘗思此石不見時尙存在否？當時之結論，認爲不被見卽同於不存在。

梁任公先生「人生之目的何在」一文，略謂世人皆忙，並列舉所忙者有百餘種之多，畢竟所爲何來？卻無答案。先生讀之，忽悟人生目的在求快樂，認爲殺身成仁，實亦爲求心中快樂。當時先生又認爲一切耳目之欲皆惡，身體最爲可鄙，故一切身體之欲望均應取消，人生目的，卽在絕欲，因絕欲始能忘我，忘我始能利他而有道德，故以佛家之絕欲爲極致。先生又將絕欲之理論與人生求快樂之觀念融貫，以爲人滿足欲望時所達之心境，卽莫有欲望，因此推論人如能無欲，其心境卽永遠快樂。當時自以爲乃空前一大發明。

先生在十三、四歲時，因受新文化運動之文章所影響，以跪拜爲奇恥大辱，以後回鄉上墳祭

祀，亦不跪拜，直至迪風公逝世，始悟跪拜乃出於情之不容已。

民國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二三年）十五歲

先生始爲日記，立志向學，有希聖希賢之志。於是年生日，和淚成詩數首。有云：「孔子十五志於學，吾今忽忽年相若；孔子十七道中庸，吾又何能自菲薄？……孔子雖生知，我今良知又何缺？聖賢可學在人爲，何論天賦優還劣？」又云：「泰山何崔巍，長江何浩蕩，鬱鬱中華民，文化多光芒」，非我其誰來，一揭此寶藏。」

時正值新文化運動之浪潮入川，重慶首當其衝，共產黨人蕭楚女、渾代英、張聞天等，均曾在聯中演講，聲言要剷除五千年傳統文化遺毒，而先生則與聯中幾位少年朋友卻要融貫中外古今，不肯盲目跟隨潮流，並曾與吳竹似、陳先元、高介欽、游鴻如、宋繼武、映佛法師等共八人，於聯中旁駱家花園之亭子上結爲異姓兄弟。

吳竹似原名吳卓士，爲一世家子弟，中學一年級時，已可用英語對話，在聯中讀不滿一年，即轉學上海。約二十歲，在南京創辦新民報，未過二十四歲，即因肺病而死。

陳先元比先生長三、四歲，老成持重，擅文言文。曾爲先生講秋水軒尺牘，並喜爲先生修改文章。在中學三年級時，轉學川東師範，並加入由共產黨人蕭楚女、張聞天等發起之平民學社，

民國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二三年）十五歲

有改革社會之理想。先生往北平升學時，曾將全套之北京晨報副刊、上海時事新報副刊「學燈」、民國日報副刊「覺悟」、以及「新青年」、「嚮導」、「創造周報」等期刊，贈與陳先元。後彼於臨終前，忽託朋友代筆，寫信給先生。謂已病危，將不久人世，對人世間一切均無可留戀，惟與先生之友情，「難捨難捨」。事後先生反省與陳先元之友情，既非基於事業，亦非基於學問、興趣、與道義，而僅為一精神生命之相契合，先生於此，乃悟人世間有純友情之存在。

高介欽為彭雲生先生之內姪，能詩善畫，性好飲酒，純為一藝術家性格，在聯中同學一年，便往北平國立美術專門學校攻讀。後先生往北平升學，高介欽親往前門車站相接，並同住兼善公寓。高君本有未婚妻名秋心，以秋心成愁，隱意不好，乃醉心於北平女師大之女生歐陽霞。時歐陽小姐在新舞臺主演少奶奶的扇子，名震一時，高君依於青年人之浪漫情懷，常說「生亦愛，死亦愛」，後因所求不遂，曾書「你走你陽關路，我走我獨木橋」之對聯，懸於壁，孤芳自賞，又曾對先生痛罵歐陽小姐達一句鐘之久。然而，數月後，歐陽小姐竟與高介欽結婚，並洗盡鉛華，克守婦道，勤儉持家，先生在成都與之相見時，言談率直親切，有如長嫂，先生因悟不僅文章可以絢爛歸於平淡，即人品亦然。惟高介欽於婚後數年即因肺病亡故，其夫人亦旋即謝世，造化弄人，良堪浩歎。

游鴻如原名鴻儒，入重慶聯中時，只有十三、四歲，入學試國文第一。床上恒堆滿二十二子

等書籍。彼曾與先生相約，每周讀宋元學案一學案，並以聖人相期。但卻注重道家精氣神之修煉工夫，無事便靜坐，主張退化論，視胡適、陳獨秀諸人如無物。後因不忍見人民啼飢號寒，乃決心從事實際社會政治事業，先加入青年黨外圍之起舞社，又將同級同學之優秀者二十四人組成克社，初，其他同學以先生性情孤僻，反對其加入，游君力排眾議，故先生亦為克社社員之一。民國十四年，先生與游君同赴北平，投考北京大學，游君亦考得國文第一，但因其餘科目成績欠佳，未被取錄，乃攻讀法政大學。

游君赴北平後，思想漸漸左傾，先將其名鴻儒改為鴻如，後更與宋繼武同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，先生始終未加入，故彼等常以不革命即反革命責罵先生。先生曾去信詰問政治主張不同，是否即無友誼，彼等回信謂：「戰場上是不能互相握手的」。及後武漢清黨，宋君被捕槍斃，游君逃往南京，遷居先生家。彼談及共黨內部之鬭爭，自己戀愛之挫折，與回憶中學時之思想，矛盾苦惱，不能自拔，幾乎自殺。先生乃與之遍遊秣陵山水，多方解慰，賴先生之友誼，卒使之再生。約於民國二十二年，先生在重慶與之重遊兒時舊地，在茶館談天，游君忽然站於檻上，對先生高聲說，「我當過青年黨，當過共產黨，當過國民黨；曾過儒家式生活，曾過道家式生活，亦曾讀佛典，曾讀洋書，我現在要為中國人建立一人生哲學，你可以幫我忙。」當時先生覺其狂態雖稍嫌滑稽，而其志可嘉。此後三、四年，先生忽接游君一信，自謂為求證道，已入三禪天境